

故乡桃花

◎孙江月

我的故乡华坪，坐落在重庆丰都包鸾镇。三面青山环拥，地势开阔，屋舍错落，烟火温软，黎民安宁。一方水土，自成天地，也自成温暖。

故乡多桃树，树不高不矮，疏枝秀叶，亭亭而立，自有一番清雅风骨。桃花小巧玲珑，比梅花多几分温润丰腴，又不似牡丹那般雍容张扬，素净温婉，清丽脱俗。我自幼便喜欢它，“不与群芳争艳宠，自将春意送千家”。

每至阳春三月，桃花如约绽放，花期盈盈半月，足以点亮整个故乡的春天。花瓣常规五瓣，以粉红居多，也有鲜红色，是华坪树花的佼佼者，更是春天当之无愧的代表。只要见上它，心情就格外爽朗，精神格外抖擞。桃花一开，万物随之苏醒向荣，人心也跟着澄澈明净起来。

在村人心里，桃花是美好、吉祥与幸福的化身，于是乡人多以桃为名，女子唤桃花，男孩叫桃子，邻里相见，一声桃花姐、桃花妹、桃子哥、桃子弟，软糯亲切，暖意融融。谁家喜事临门、福运将至，便笑说：“嗨，东家，你家走桃花运哩！”说者欢喜，听者欣然，满是祥和。

不知起于何朝何代，华坪人便与桃树结下不解之缘。家家户户，门前屋后，田埂坡地，皆遍植桃树。月亮坝、张胡子堡、岩上、滴水岩、庙岭、庙房、店子、塘湾……处处桃影婆娑。有些老树历经数年风雨，枝干斑驳，饱经风霜，却依旧年年开花结果。树枯了便再植，树折了便再育，一代又一代，乡人守着桃树，桃树伴着乡人，岁岁枯荣，生生不息。桃的生机与坚韧，早已融入乡土血脉，成为村民心中朴素的信仰——植下便是相守，生长便是传承，从未间断。

春风拂过，十里芬芳，村庄被桃花层层环抱，屋在花中，人在景里，全然成了一座花的村落、花的家园、花的世界。飞鸟闻香而来，啼声婉转如歌；蜜蜂逐蕊而至，嗡鸣轻绕似曲。自在飞舞，无拘无束，天地间尽是自由、安然与从容。这般景致，不似人间刻意雕琢，是上天特意馈赠华坪的桃园。

这个时候最快活的，当数村中孩童。总爱折下柔嫩桃枝，盘成花冠戴在头上，宛若下凡的小仙童。也有扮新郎、装新娘的，浑然忘我，在桃林间追逐嬉闹，笑声落满花枝，不染尘埃。这天真烂漫、无忧无虑的时光，是桃花赠予童年最珍贵的礼物，亦是故乡独有的温柔。

时序到六月，桃子成熟了，若仙桃般挂在树上，又红又大，又甜又香，惹人垂涎。东家出来夸自家桃大，西家出来赞自家桃甜，你比我赛，笑语盈盈，不亦乐乎。远方亲友不请自来，走亲串友，攀枝采摘，共享丰收之喜。归去之时，口中总不自觉吟起故乡的歌谣：桃花红，桃子熟，花红子熟真幸福；你家有，我家有，家家户户都拥有……

常说桃花开处是吾乡，现在我想说，桃子熟时念故乡，谁不想念它！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客座教授）

当归当归

◎何桂英

春日的阳光从树冠的叶缝间洒落，温柔地抚摸着小区里的水泥路，窗台上晾晒着的那根胖胖的当归进入了我的视野。它浅褐色的根茎弯曲着根须，像极了人生路上那些打了结的过往，沉寂已久，却藏着化开淤塞的力量。

“当归当归，当回归矣！”这当归有个好名字，名字里藏着期许，恰如人生最需要的一门功课——活血化瘀。

人生的淤塞，从来都藏在看不见的地方：是执念卡在心头，让前行的脚步滞重；是委屈积在心底，让原本鲜活的情绪变得麻木；是过往的伤痛缠裹身心，让新的机遇难以靠近……

土壤板结时，种子难发芽；经络淤堵时，草木难舒展。人生的淤塞，便是生命土壤的板结，是心灵经络的阻滞。当归的智慧，能缓缓化开这些淤堵。

当归的根须细密绵长，能钻入土壤的缝隙，松动结块的泥土，却从不损伤土壤本身。它是温柔的渗透。这恰如我们对过往的伤痛，不必强行抹去，也不必刻意压抑。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，那些未能释怀的遗憾，那些困住我们的执念，都是生命里的淤血，若一味硬扛，只会越积越深。学着像当归一样，以温柔为刃，以接纳为药，慢慢梳理心底的褶皱。承认遗憾，便是释怀的开始；直面执念，便是破局的开端。

当归的养血作用，是化瘀的根基。当归入药，化瘀之后，更能补益气血，让身体重焕生机。若只有化瘀而无养血，淤塞化开后，生命便成了空壳，难有前行的气力。人生亦是如此，活血化瘀的目的，从来不是否定过去，而是为了更好地滋养当下。那些走过的弯路，那些遇过的挫折，看似是阻碍，实则是生命的养分。当淤塞化开，新的气血便能顺畅流转，那些曾经的伤痛，终会化作支撑我们走得更远的力量。

当归的活血化瘀不像红花那般热烈，单瓣艳红，簇生于枝，活血时带着一股斩钉截铁的冲劲，像极了年少时的莽撞，遇堵便选择直接冲破，易伤了根本；也不像桃仁那般温润，种仁饱满，油脂丰沛，化瘀时带着绵长的滋养，如同岁月里的温和，缓缓疏通，却少了几分破局的果敢。当归，扎根深土，汲取天地灵气，其性格温和，其味道甘辛，既能温通血脉，又能养血补虚，人生走到中年，如果拥有像当归一样活血化瘀的能力，必然是既有历经世事的沉淀，又未失却赤子的热忱。

每当生命中经历过的困顿不经意间来到我的思绪里，仿佛人生的列车驶入没有灯光的隧道，四周黑暗，前路未知，寸步难行，满心淤塞，我会换一种情思：春日的阳光正透过树缝，洒在当归上，根须间仿佛有微光流转，生命自愈的清香气息，缓缓飘来……

于是，我的心开始安静，开始用当归般的心境，慢慢化开心中的结，解开执念的锁。淤堵的前路逐渐通畅，干涸的心田重新得到滋养。

当归当归，当回归本心，以温柔化解淤塞，以滋养延续生机。人生路上，没有永远的淤堵，也没有过不去的坎。当我们学会像当归一样，既拥有化开过往的勇气，又具备滋养当下的智慧，便能让生命的气血顺畅流转，让每一步前行，都轻盈而坚定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北碚区作家协会会员）

老家有“刺”

◎黎强

老家，是带“刺”儿的。

小时候，山坡中、田土里、堰口边和石壁上，许多的植物和农作物，带着尖利的扎人的刺，我是不喜欢的。因为一不小心，会把嫩嫩的小手扎得生疼生痛的，眼泪会忍不住流。记得有一次，看我嘟囔为何植物要有刺，父亲一拍我的小脑袋，说：“乡下没有这些带刺的，哪里还是老家呢？”他转身回到长满瓦楞草的老屋，喝灯笼花或夏枯草晒干后制成的草药茶去了。

确实，乡下娃儿们的玩心永远比小手被刺扎了大得多。这不，三三两两在一声唿哨声的邀约下，一窝蜂又涌向老屋背后的山野中。

堰口几棵刺梨长得茂盛极了，树上的果实青中带黄，娃儿们你怂恿我，我激将你，都不想自己去攀爬密密匝匝带刺的树枝，而想坐食别人的劳动成果。娃儿们只得采取“石头剪刀布”的游戏规则，让蒙在鼓里的小伙伴墩娃子，成为“赴汤蹈火”的摘梨人。刺梨倒是摘了几个下来，可墩娃子的小手明显被刺梨树的尖刺划出了血痕。墩娃子也没哼一声，把刺梨在小河沟洗净，与小伙伴们分享，酸酸甜甜的，吃得开心极了。

刺槐枝条也是受娃儿们欢迎的，“抓敌人”的游戏离不开它做伪装帽。这回，墩娃子机灵了，提议两人一组，骑“马马肩”去折刺槐枝条。如果没有“刺槐帽”的，就只能当“敌人”。于是，骑坐在小伙伴肩膀上的娃儿为了躲避刺槐刺，只好慢条斯理地折摘枝条。下面的小伙伴被压得腰杆打颤，直呼“遭不住啦”。一股劲没有咬住，“噗嗤”一下，和上面的小伙伴一起摔倒在树根下，惹得其他小伙伴笑得“咯咯咯”的。

皂角树有刺，连着那句“喊你读书，你要去爬皂角树”的民谚，娃儿们是知道的，但不怕。这不，没得要事的娃儿们盯上了一棵容易上树的皂角树，而且灵光一闪要“捉树猫”，即用一张手绢遮住“猫”的眼睛，让“猫”在树上不落地，去抓同样在树上的“耗子”。可想而知，猫也罢，耗子也好，谁都没有得到好果子吃，手上、脸上、脚裸上，无处不是皂角树的刺留下的刺痕。回到家中，耷拉着小脑袋不敢仰头，一副被皂角树刺“款待”了的苦瓜脸相，看得父母亲哭笑不得，说：“也好，让皂角树收拾一下，教训一下，长记性。”

坡上的板栗挂果了，娃儿们的嘴就开始馋啦。有一次，跟着大人的屁股后面一起去收板栗。果子掉落，娃儿们蜂拥而上，捡拾起来放进篮子里、背篋里、箩兜中，一不小心，被板栗刺扎得痒痛。那次，我一生气，一甩小手不捡拾板栗了。姑爷拖长声音故意道：“看来今天的板栗鸡吃不到了哟，捡板栗的人都躲一边去啦。”姑姑也在帮腔：“那就算了，反正板栗炖土鸡我也不喜欢吃。”姑爷姑姑一唱一和，我小嘴一瘪，把被板栗刺扎过的小手在头发里摩擦几下，又规规矩矩在地上捡拾起落地的板栗来。晚上那顿板栗鸡，第一碗，是递给我吃的，香！

刺桐树上有刺，但树上的知了鸣叫声像勾去了娃儿们的魂似的。一群娃儿举起竹竿，粘了几只知了来，放在裤兜里，盼它们“吱吱吱”鸣叫。受了惊吓的知了哪里还叫得出美妙的声音？可急坏了这群娃儿。领头的小伙伴二胖看不下去了，便让大伙把粘的知了掏出来，自己一个人像猴子一样爬上刺桐树去，把知了一只放回树枝。三五两下，知了倒是放归了，可二胖的手全是血珠珠。但二胖跳下树来，小胸脯一挺，小脑袋一昂，走了。那样子，活脱脱像一个江湖英雄豪杰似的。

后来，我渐渐长大了，也懂了父亲对我说的“乡下不带刺，还是老家么？”的含意了。

在乡下老家，有的刺是看得见的，譬如刺梨、刺槐、刺桐，有的刺是看不见的，譬如堰口的风、屋檐的水、瓦楞的草、晒坝的碾。

看得见的刺，扎手；看不见的刺，铭心……

（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家协会副主席）